

[英]丹尼斯·惠特利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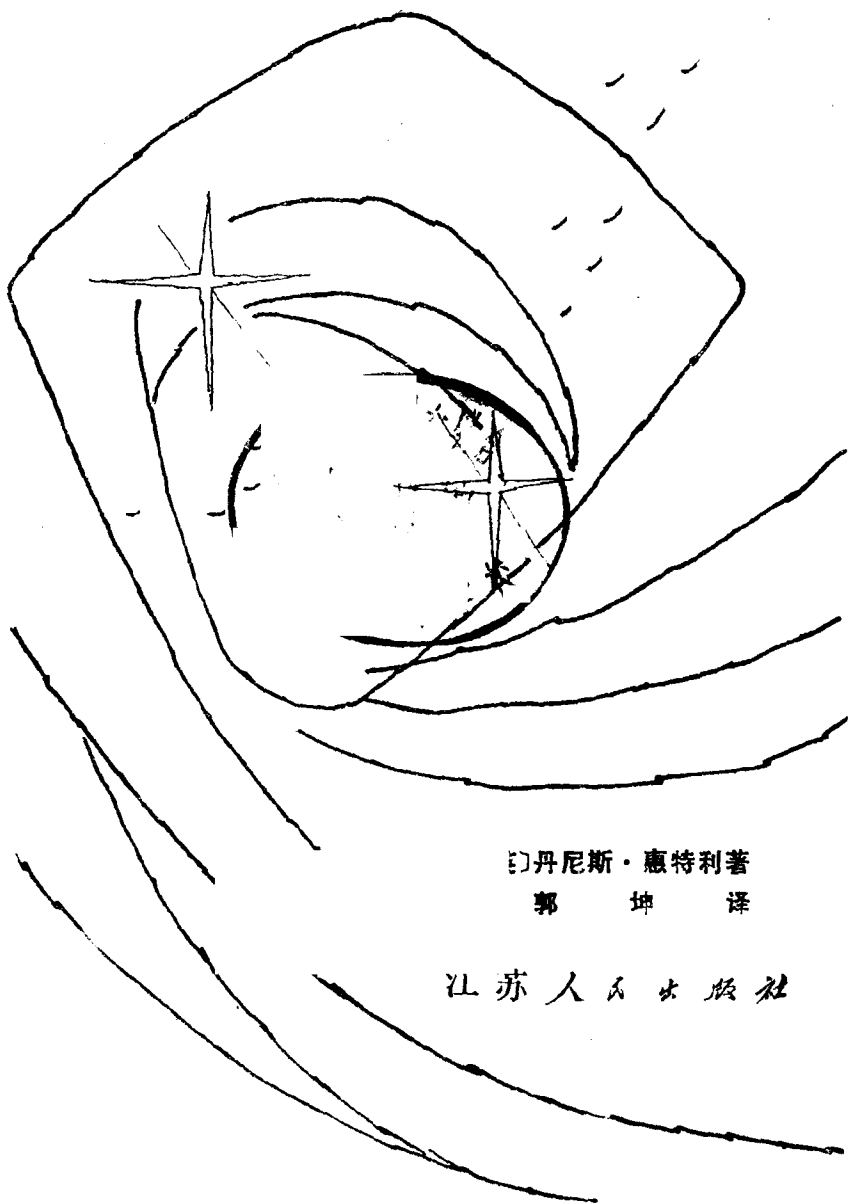


奇异的山谷

图书馆

The Fabulous Valley

奇异的山谷



印度尼西亚·惠特利著

郭 坤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Dennis Wheatley

The Fabulous Valley

译自英国 The Anchor Press Ltd 1975 版本

奇 异 的 山 谷

〔英〕丹尼斯·惠特利著

郭 坤 译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25 插页1 字数156,000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9,000册

书号：10100·563 定价：0.55元

责任编辑 孙 峰

约翰·托马斯·朗的确定继承人

雨水打在律师事务所等候室狭长的窗玻璃上，涓涓向下流。办事员站在门口，脸上堆满谄媚的假笑，扭着疙疙瘩瘩的双手。

“很抱歉，朗先生。布利特先生正为明天开庭的一件案子忙着哩。他说，在其他人到齐之前，他不能见你。等大家都到了，他愿意抽几分钟和你们谈谈。”

亨利·朗用那双敏锐的灰眼睛，不信任地瞧了瞧这位点头哈腰的老人。在亨利的两只眼睛中间，长着一个长而瘦、象刀一样的鼻子，给人一种性格内向的印象。不过，除了鼻子之外，脸的模样还是相当不错的：高高的前额，灰白的头发剪得整整齐齐；颧骨虽高，但和他那表情坚决的嘴巴和意志坚定的下颚却十分相称。他点了点头，把办事员打发走了以后，转过身来朝着坐在近旁的女儿咕哝道：“布利特会用这样那样的借口，以免在宣读遗嘱之前，被迫向我们提供任何消息。这一点我本来是应该想到的。”

“没关系，”她安慰他说，“我们马上就都会知道了。”在她说话的当儿，一个相貌和亨利·朗酷似的六十出头的女人推门走了进来。和她一起的是个穿着时髦、皮肤黝黑的青年。他一进门就立即以好奇的眼光盯着这个姑娘。

“啊，格特鲁德，”亨利·朗勉强地把手伸向这位多年不见的姐姐，“你好。”

她凄然一笑。在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她弟弟所没有的温存的表情。“你的变化不大嘛。我想这是你的女儿帕特里夏吧？亨利，她可真是你的骄傲啊。”

帕特里夏默默地注视着这位陌生的姑姑。姑姑是这一家族里的坏女人，曾经抛弃了丈夫和孩子，与一位富有的地主赫伦·凯恩·斯威夫特私奔。从她孩提时代起，她那极端虔诚的父亲，就在她面前把这位姑姑描绘成巴比伦的淫荡女人了。

“你们当然还没有见过我的儿子，不是吗？”格特鲁德·凯恩·斯威夫特接着说。“米歇尔，这是你亨利舅舅，这是你表妹帕特里夏”。

米歇尔原来听到过的有关亨利的一切，早已使他对这位舅舅没有好感；如今亲眼一睹之后，他更是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改变自己的感情。不过，这位小表妹帕特里夏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她不象她父亲。她长着鹰钩鼻子；她那一双淡褐色的大眼睛，清澈透明；她的下巴结实坚定；在一顶小小的帽子下面，是她那梳得十分精巧的浓密的黑色鬃发。

他们握手的时候，她也怀着同样的兴趣打量着他。他和这个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一样，也长着一头乌黑的鬃发，但是他的鼻子却是狮子鼻，这显然是从他那已经去世的父亲赫伦·凯恩·斯威夫特那儿继承下来的。他的身材虽然中等偏矮，但肩膀很宽，身体各部分显得十分匀称。从哪一方面看，他都说不上漂亮，可是他那张单纯而开朗的脸庞，却充满了魅力。他们的寒暄几乎还没有结束，等候室的门又一次打开了。办事员以他那种职位惯用的低低的声音通报说：“乔治·贝内特先生

和欧内斯特·贝内特先生到。”

“哈罗，母亲。”年纪大的那一位是个四十岁的圆滚滚的胖子，头发几乎已经秃光。他愉快地向格特鲁德走了过来。他那愉快的表情，在熟悉的朋友们看来，会觉得十分自然，可是在目前这特定的场合，却显得非常勉强。七年前，在这律师事务所的同一个等候室里，他曾经因为家庭纠纷和她见过一面。打那以后，就再没有见过了。也是从孩提时代起，大人就教育他和他的弟弟，要把她看成一个淫妇。尽管生性随和，他依然觉得这样的会面多少有点尴尬。他勉强而又匆忙地在她脸颊上亲了亲，就转向了其他人。

“哈罗，亨利！——你好！”他大声地说。乔治·贝内特发现，在这世界上，他真正讨厌的人极少。可是他舅舅的所作所为，却确实使他耿耿于怀。在他父亲由于妻子私奔而自杀之后，他这位富有的舅舅拒不资助他兄弟俩接受高等教育，而听任他们在中等学校里挣扎。

欧内斯特比乔治瘦，但比他稍微高一点。他和哥哥的主要不同是：他的鼻子跟他母亲的一个模样，只不过发育异常，变成肥肥的一团肉。此外，他还有一个突出的下巴。他的嘴巴老是张着，要不是从他父亲老贝内特那里继承了一双和哥哥一样机灵乌黑的眼睛，他真会给人一种傻乎乎的感觉。

他对舅舅压根儿不予理睬。他和乔治一样匆匆忙忙、勉为其难地亲了亲母亲，和帕特里夏握了握手，然后转向了米歇尔：“那么你就是我的同母异父兄弟米歇尔罗！没想到你已长大成人了！”

“而且是长成了一个好小伙子，”脸色红润的乔治接着说。“来握握手吧，老弟。在这么多年之后见到你，真叫人高兴。”

米歇尔朝他们兄弟俩友好地笑了笑。他母亲为了进入一个更高的社会圈子，而抛弃了中等阶级的贝内特先生之后，就与原来的家庭断绝了一切联系。近几年来，米歇尔也曾不止一次地提出想和两个同母异父兄弟会会面，可是她却坚决不同意。这或许部分是由于她遗弃了两个大儿子而感到内疚，但主要却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有义务不让心爱的米歇尔与那些社会地位不明的亲属往来。

“好，好！我们大伙儿都在这里，”乔治兴高采烈地嚷道。“大家都是来从约翰舅舅的遗产中领取自己的一份的，对吧？”

“我相信你是对的，”亨利酸溜溜地说。“而且，我相信，他如今去世了，对待他的家庭会比活着的时候要好一些。”

“噢，得了，”乔治反驳道，“我从来就没有听说他的家庭为他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

“不知道的事情就别多嘴，”亨利厉声说。“你的约翰舅舅是个糟糕透顶的人，从来干不出什么好事，总是出纰漏，总是写信回家要求这样那样的帮助。”

“哼！我敢说，他不会给你留下多大油水，”这句话已经冲到了欧内斯特的嘴边，可是他只是朝他哥哥挤了挤眼睛，说道，“不管怎么说，最后这十年，他可是一直没有出毛病。”

“我不知道他有多少钱，”米歇尔说。“两年前，我遇到了一个人。他在香港认识了约翰舅舅。据他说，约翰舅舅的生活象个豪商一样奢侈。他非常好客，谁都可以到他那里大吃大喝，而他那个家显然就象一个回教国王的后宫，供他的朋友们喜欢作乐。”

亨利点着头说：“我完全相信。约翰一赚到钱，就是会过这样邪恶的生活的。我们只希望他还没有挥霍掉全部财产，给亲

属们留下点东西。他年轻的时候，给他们找了那么多麻烦嘛。现在大家都到齐了，布利特为什么还让我们干等着呢？”

“苏珊的儿子桑迪还没有来呢，”格特鲁德说。“不过，他恐怕不会从南非赶来了。让布利特以后给他寄一份遗嘱的副本好啦。”

“你们谁见过桑迪？”乔治·贝内特问道。

大家都摇摇头，只有格特鲁德象追忆往事似地继续说：“我想他大概有三十五岁了吧。我记得在什么地方听人说过，苏珊去世不久，他父亲也去世了。当然，苏珊生前过得是挺不错的，因为麦克迪米德在开普省有一笔为数不小的财产。所以，我想桑迪仍然在经营葡萄园和水果……”

她这句话还没有说完，门就被推开了，走进来一个身材高大、运动员一样的男人。他也有着朗氏家族的黑色头发，可是他那从边上分开的头发却不象别人那样鬈曲。他脱去帽子时，一绺长长的头发从前额上垂了下来。他迅速地用手掠了上去，一边朝着这群陌生的亲戚迟疑不决地微笑着。他母亲曾经跟他谈过一点在自己遇到并且嫁给那位年轻的南非葡萄园主之前，在英国和兄弟亨利一起度过的一段沉闷生活。眼下，他就根据这一点儿情况，来设法辨认自己的亲戚。

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常常听着脾气暴躁的父亲谩骂那位卑鄙的、伪装虔诚的舅舅。这位舅舅曾使他年轻母亲的生活成为一种难堪的负担。如今，他一眼就可以看出，在靠窗一张硬椅上坐得笔直的那个冷冰冰的人，就是这位舅舅。

欧内斯特打破了紧张的沉默气氛。“进来吧，老弟，”他喊道，他的喉结动个不停。“这里虽然并不是真正的家，甜蜜的家，可是至少他们在门口擦鞋的垫子上已经写上‘欢迎’两个

字了。”

桑迪一边向其余的人作自我介绍，一边禁不住笑了。可是，他还没有想出一句适当的答词，那位办事员又带着他那沾沾自喜的假笑重新出现了。他说：“布利特先生现在想见见大家。诸位请到这边来。”

遗 囑

布利特先生是一个身体干瘦、形容枯槁、一本正经的人。他周围有一大堆积满灰尘的过时法规。他透过镀镍的眼镜框边，严肃地注视着面前的这群人。从外面办公室里又搬进来几张铺着马鬃的弹簧椅；椅子的弹簧在维多利亚女王生第一个孩子的年代很可能是十分完好的。

桑迪·麦克迪米德怀着厌恶的心情，打量着这个房间。他这是第一次来到英国。在此之前，果园和葡萄园里的事务，一直使他在一年中的大多数季节无法脱身。而且，父亲去世以后，一连几年收成都很糟糕，使他不可能积蓄下足够的金钱来英国作一次不必为花费担心的舒适的旅行。

他回想起他在开普敦的律师那间明亮时髦的办公室。他觉得非常奇怪：这位伦敦大律师，居然会在这样阴暗的房子里处理法律事务，而且他可能还是一家声誉卓著的律师事务所的成员呢。

一月的天空象铅一样阴沉。灰暗的光线，透过水迹斑斑的窗玻璃上的灰尘照了进来。在一个不象样的灰暗的老式火炉里，三块小小的煤炭发出了似燃非燃的暗淡火焰。墙壁的颜色也是暗淡的，可以明显地看出时间留下的痕迹。墙上挂着几张褪了色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个表情严峻、长着连鬓胡子的男

人，其余几张则是不知哪百年已经解散了的板球队。在壁炉架上，在四堆暗无光泽的锡质文件箱上，到处都凌乱地堆放着尘封的一束束的文件。

在场的人当中，只有桑迪不是那么心急火燎地急于知道遗嘱的内容。象其他那些双亲与老家决裂后去海外成家立业的人一样，桑迪也有着不依靠别人的独立生活精神。他看不出这位他几乎听都没有听到过的舅舅，有什么理由一定会给他一笔遗产。如果能得到一百个畿尼^①，他就很心满意足了，这笔钱对于他在度假时的消费可以起不小的作用呢。不过，无论他本人来不来，律师总会把他应得的一份寄给他的。但碰巧他这时正好在英国，一接到通知就赶来了。唯一的原因是他想看看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在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找这个麻烦去看望这些亲戚的；可是他觉得在这样的场合与他们相见，会是很有趣的。

大家和布利特先生握了手，在他的桌子周围坐下之后，律师平平淡淡地开口说道：“诸位当然清楚我今天不得不请大家前来的原因。”他干咳了几声，在椅子上舒舒服服地坐下，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子，继续说，“我必须向你们宣读已故当事人约翰·托马斯·朗的遗嘱。”

他从面前扎着丝带的一束束文件中挑出了一份，小心翼翼地把它拆开。这时，人们坐立不安，可以听到脚底板在地板上摩擦的声音。

律师开始宣读道：

“此为本人、中国香港月门绅士约翰·托马斯·朗之最后遗

^①十七至十九世纪英国使用的金币，值二十一先令。

嘱。本人立此遗嘱时身体健康，神志清醒。

“本人指定伦敦格雷营九十七号布利特和莱格特律师事务所之威廉·耶茨·布利特律师为本遗嘱之唯一执行人。布利特先生处理本人事务信赖可靠，我年轻时亦曾为其带来诸多麻烦。因此，除该事务所应得之法律费用外，本人赠予布利特先生一千畿尼，以示感激。”

格特鲁德默默地点了点头。约翰从前往往是接二连三地陷入困境，给这位家庭律师的确带来了不少麻烦。一千畿尼虽然数目不小，但是，他既然能给律师这么一大笔金钱，给家属的显然是会更多的。

“本人指定上述之威廉·耶茨·布利特先生，”这位绅士继续宣读道，“将全部股票、证券、财产与投资，除香港之房产外，全部变为现款。下列诸人所得之遗产即由此现金中支付。

“赠予露西·本顿二万英镑。本人最后一次获悉伊于一九二〇年住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区韩德尔街密阿顿大厦七十二号。”

一家人闷声不响地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不知道有谁认识这位幸运的露西。布利特又继续往下读道：

“赠予威廉·毕晓普·奥克尼之妻艾琳·奥克尼二万英镑。本人最后一次获悉伊于一九二四年住于南非开普敦市海角之希尔顿路。”

一种可怕的恐怖感突然从亨利·朗心头掠过。约翰那调皮得怕人的性格，曾经使他难以理解自己的兄长，如今会不会又诱使他全部财产都遗赠给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来嘲弄自己的亲属呢？人们紧张而沉默地坐在那里，竖起耳朵听着布利特先生宣读。

“赠予母家姓特威斯顿的维奥莱特·罗宾斯二万英镑。本人最后一次获悉伊于一九〇四年住于伦敦东南部诺伍德之塞米特雷路一百二十二号。”

突然响起一阵格格的笑声，打破了这到处都是灰尘的房间里的寂静。笑声是桑迪·麦克迪米德发出的。他已经意识到，这位尖刻的约翰舅舅，正在把巨额财富分给他所有的从前的情妇。“有谁认识这些女士吗？”他问道，一边把那绉垂到前额上的黑发甩到脑后。

“我认识维奥莱特，”亨利板着面孔答道。“她是一个瘦长的姑娘。约翰一度爱过她，可是她后来却拒绝了他，嫁给一个叫罗宾斯的人。这个遗嘱真是件丑闻，是一个侮辱。”

“请耐心点，”布利特先生谴责打断他的话。

“赠予南非比勒陀利亚市教堂大街范·尼科克法官二万英镑。”

“唔，我知道他是谁，”桑迪咕哝道。“不过，我想这位老兄已经与世长辞了。”

布利特先生置之不理，继续照本宣读：

“赠予考莱蒂·拉·克劳克小姐二万英镑。伊为亚门堤阿斯难民。本人最后一次获悉伊于一九一七年受雇于法国圣波尔附近鲍米可特村之两兄弟露天餐馆。”

乔治·贝内特丰满的脸上，露出了神情不安的苦笑。“我想，这大概是对我们英勇的协约国在战时所起的作用表示敬意吧，”他尽可能装得高高兴兴地说。

“老兵永垂不朽！”他弟弟跟着补了一句。

这一家人的情绪已经降到了零点。他们在过去几个星期中，日日夜夜念念不忘的遗产，已经有十万英镑分光了。

义愤填膺的亨利，紧紧地捏着瘦骨嶙峋的双拳，指甲深深地掐进掌心。“读下去，继续读下去，”他急躁地叽咕道。“让这幕闹剧赶快收场吧。”

律师点了点头。

“赠予皇家野战炮兵第四百六十一旅罗吉·菲尔比奇中尉五千英镑。本人最后一次获悉彼于一九二三年任伦敦里申——鲁德葡萄酒公司之旅行推销员。

“赠予乔·杰克·马胡特五千英镑。本人最后一次获悉彼于一九二三年于南非道尔班市皇家旅馆任酒吧侍者。

“赠予伊斯雷尔·鲁宾斯坦五千英镑。本人最后一次获悉彼于一九一九年住于伦敦市怀特查普尔之旧蒙太玖街二百九十九号。”

“天啊，”乔治叫了起来，“这些人就象是摸了头彩一样呀，

对吧？”

“可不，”欧内斯特咕哝道。“要是成百人里头也有我们的名字，那就算运气了。”

“仅仅只有一项遗赠了，”布利特先生接着往下读。这项遗赠是：

“赠予中国杭州官员卢喜富五万英镑，条件是此公必须同意宽恕并恢复其女杏花之地位。杏花曾使本人晚年生活充满幸福。若彼拒绝上述条件，则将此款交付上述之女士。本人剩余遗产，包括本遗嘱中所开列之赠款，若受赠者已先我而逝，亦全部交付该女士。

“本人之香港住宅，其中之全部家具、装饰与个人财物，亦遗赠杏花女士。”

律师读完遗嘱，透过眼镜对着那些失望的面孔看了好一会儿。

“你们看这位天仙会得到多少？”米歇尔的褐色眼睛眨了一眨，好奇地问道。

“这有点儿难说。假若她父亲接受那五万英镑，全部遗赠的款项将会达到十六万六千英镑。但是，我听说范·尼科克和维奥莱特·罗宾斯都已经去世了，这就使赠款的数目降到十二万六千英镑。不过，即使交了遗产税，整个的遗产至少也会有十八万英镑。”

脸色阴沉的亨利·朗猛地跳了起来。“走！”他咬牙切齿地对女儿厉声说。“把我们弄到这里，就是为了叫我们来听一个荒唐家伙邪恶的一生记录吗？！我认为这是耻辱！布利特，我要

找别的律师。咱们法庭上见，看看这份遗嘱是否有效！”

“等一等，”律师伸出了一只细长干瘪的手，“这份遗嘱的格式完全合法，甚至还附了一份医生的证明，证明立遗嘱人在起草本遗嘱时神志完全正常。你可以去请教别的律师，想找谁就找谁。不过，我可以肯定，他的意见会和我的一样。这份遗嘱的有效性是完全不能动摇的。尽管如此，我请诸位今天到这里来，并不仅仅是为了让你们听我宣读一份对你们任何人都没有丝毫好处的遗嘱。这儿还有一件事哩。”

亨利又坐了下来，其他人的注意力也重新集中起来了。

“我想诸位都清楚，大约十年前，这位现已去世的约翰·托马斯·朗还一直在这世界上到处漂泊，在一种可以说是朝不保夕的环境中生活。他有时候参加探矿，有时候从事狩猎，偶尔又替人出售债券、汽车，或者在南非的一些农场里担任临时经理。事实上，就我所知，除了从这些工作中赚得的为数很少的金钱以外，他连一个子儿都没有。然而，有一天，我们却听说他突然莫名其妙地发财致富了。刚才诸位听见他处理掉的这笔财产，他究竟是怎样弄到手的，至今还是个谜。但是除了遗嘱，他还留下了一封信，详细地谈到了他财产的来源。这就是他给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留下的唯一遗产。现在我来向诸位宣读。”

人血是否浓于水？

布利特先生又咳了几声，从书桌上取出了另一份文件，推了推眼镜，开始念道：

“弟兄们，姐妹们，外甥们，侄女们。你们一定会注意到，我没有使用‘亲爱的’一词来称呼你们。这是因为无论从哪一层意思上说，我都不爱你们。到目前为止，你们一定已经听到了我的遗嘱的内容，而且怀着不同程度的失望和愤怒，注意到我把所有的钱财都遗留给了那些在我活着的时候使我愉快、使我欢乐的人了。而在你们当中，是没有一个人有权说他曾经给我欢乐的。

“老吝啬鬼亨利在听着宣读这封信，对此我毫无怀疑，因为他会象总是死抓住钱袋不放那样，死抓住生命不放的。我不能亲临现场，亲眼看到他的不快；我生平憾事不多，但这却是其中之一。格特鲁德或许也会在场。我曾经给她写过一些信，向她讨钱，数目并不大，在她生活的后期，她是完全给得起的，可是她却一直置之不理。有鉴于此，我是不欠她任何人情的。但我仍然要借此机会，为她有勇气甩掉老贝内特，为她有能力勾上凯恩·斯威夫特、从而使自己变成一个诚实的女人，而向她致敬。因为，她至少是我的一个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嘛。贝内